

## 历史与理性

### ——中国史学文献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文献

(法) 桀溺 著  
车琳 译

16世纪末欧洲学者初识中国文献之时，古老、悠长、简明的中国史学著述传统令其赞叹不已。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史学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方所定的世界历史纪元之前，于是对此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自从他们进行了初步的丛林探索之后，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的了解更加深入和细致。然而，笔者遗憾于专著此题的学术研究不尽完善。我们难以遍览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学著作，亦难以描述其真实特性。原因很简单：中国古文的阅读难度妨碍了我们进行必要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的重要史籍无不是构思缜密的鸿篇巨制，每一部分均需置于整体当中方可领会。我们只不过是些短视的参观者，面对这些规模宏大的历史建筑，难免一叶障目。

那么，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史书有何评价呢？西方汉学的先驱者沙畹（Chavannes）认为它是“奠定学科基础的、无比丰富的采矿场”。采矿场，也就是一个原材料的矿藏，而不是一座大厦。下面几个出自最权威汉学家的比喻也是大同小异：中国史学家何许人？“耐心的收藏家”，档案保管员，至多是历史编撰者；他们的作品如何？“一串不连贯的史实”，“缺乏关联的各个说法”的汇编，或美而言之，是“灵巧的拼接艺术”、“材料的汇编”，更有人借用化学术语，宁愿称其为“混合物”，而不提“化合物”。我刚才所引用的五、六位学者的看法概括了中国史籍的一个基本优点，同时也是缺点：史料搜集严谨细致，却不善于有机地联系和清楚地叙述。这一被广泛认同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我对其所褒所贬都不敢冒昧苟同：中国史学家不应受此过分评语，高估或轻视对他们皆不适宜。

我们先来观察一些简单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史书在叙事中连词出现频率之高，尤其是那些不仅表示时间关系而且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这些关联词的精心使用表明作者尽力表现事实之间的关系而非仅仅罗列事实而已。其次，中国史学家对叙事艺术并非一窍不通，比如，他们擅长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手法事先做一番不动声色的铺垫，渐而影响读者的立场。法国专家米歇尔·朗波（Michel Rambaud）曾撰写过一部关于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和古罗马杰出历史学家之一——凯撒的专著，名为《凯撒史评中的变通术》。他重点分析了凯撒的“先行解释性叙述”手法：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或失败之前，先在书中巧妙地引入一些具体事实为后面解释自己的失误作铺垫，从而博得谅解。同样，在中国史书中，叙述的线索时常间断，插入一些简短的事实描述或心理描述，其中有许多段落可称为“先行解释性叙述”。此种方法犹如小说中所谓“伏笔”。本应在后面故事中交待的环节却提前说明，看似漫不经心，却是有意为之。透过这个现象，我们应当不再把中国史书看作无章的堆砌。实际上，史料的安排皆经过深思熟虑，或是暗藏玄机。

值得一提的还有诸多历史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三步曲叙事结构：首先是引问，以问题引出人物，故事开始；然后，相关人物就前面的问题给予反应和回答；